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四十五回 孫翠娥紅樓代嫁 米中粒錦帳遭兇

詞曰： 義俠心期白日，豪華氣奪青雲，堂前歡笑日紛紛，多少人來欽敬！

秋月春風幾日，黃金白玉埋塵。門前冷落寂無聲，絕少當時人問。

話說李定被米中粒灌醉，抬入兵機房內。這兵機房非同小可，裏面是將軍的兵符、令箭、印信、公文、來往的快報，但有人擅自入內，登時打死，這是米中粒做成的計策：用酒將李定灌醉，抬入兵機房，將兵符、令箭暗藏兩枝在他靴筒內，以便圖賴他。當下李定酒醒，已有黃昏時分，睜眼一看，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“這是兵機房，俺如何得到？”情知中計，跳起身來往外就走，不防絆腳索一絆了一跤。

此時李定心慌，又是醉後，如何支撐得住？二足一絆，撲通一跤，跌倒在地。眾家將不由分說，一擁齊上，將李定捺住，用繩子捆了。李定大叫道：“是我！”眾人不睬，將他綁上花廳，稟道：“兵機房捉住一個賊盜，請公子發落。”米中粒大喜，說道：“乘府太爺在此，速帶他來審問。”眾人把李定押到花廳，祇見燈燭輝煌，都是伺候現成的。眾人將李定扭到知府面前跪下，李定大叫道：“老公祖在上，是治晚生李定，並非賊盜。米府以勢誣良，求老公祖詳察。”米公子說道：“不是這等講！我這兵機房非同小可，兵符、令箭都在其中。求公祖搜一搜身好。”當下家人將李定渾身一搜，搜出兩枝令箭、一張兵符，雙手呈上。米公子大怒，說道：“我好意請你吃酒，為何盜我的兵符，令箭？是何道理？目今四海荒亂，被反叛羅焜弄得煙塵亂起，昨日奉旨纔去征剿，你盜我的兵符，莫非是反叛一黨麼？”喝令家將：“請王命尚方劍過來，問明口供，快與我梟首轅門示眾。”家將得令，將王命尚方劍捧來，放在公案上。米中粒向知府丟了個眼包，打了一個躬，說道：“拜托公祖大人正法，晚生告退了。”

米公子閃入屏風，知府喝退左右。向李定說道：“年兄，你還是怎麼說？”李定回道：“這分明是米中粒做計陷害，求公祖大人救命！”知府說道：“無論他害你不害你，必定是你在他家兵機房出來，又搜出兵符、令箭。人贓現獲，有何分說，況且他命請過尚方劍來，就斬了你，你也無處伸冤，叫本府也沒法救你。你自己思量思量，有何理說？”李定道：“公祖若不見憐，晚生豈不是白送了性命嗎？還求大人搭救纔好。”知府笑道：“李兄你要活也不難，祇依本府一言，非但性命不傷，而且榮華不盡。”李定明知是圈套，因說道：“求公祖大人吩咐，一一謹遵就是。”知府走下公座，悄悄向李定說道：“祇因他前日托本府作伐，求令妹小姐為婚，因世兄不允，他懷恨在心，因而有此一舉。依本府之見，不若允了婚姻，倒是門當戶對，又免今日之禍，豈不是一舉而兩得？”正是：

勸君休執一，凡事要三思。李定聞言想道：“我若不許他的婚姻，刻下就是一刀二段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連家內也不知道。不若權且許他，逃命回家再作道理。”便道：“既是公祖大人吩咐，容待晚生回去稟過家母，再發庚帖過來便了。”知府笑道：“他若肯讓你回去再送庚帖來，倒不如此著急了。你可就在此處當著本府，寫了令妹庚帖與他為憑，方保無事。”李定無法脫身，祇得依允，說道：“謹遵公祖之命便了。”知府見李定允了，哈哈大笑，忙向前雙手扶起，解了綁，請他坐下，大叫道：“米公子出來說話！”米中粒故意出來說道：“老公祖審明了麼？”知府回道：“本府代你們和事。”米公子道：“這兵機房重務，豈有和之理？”知府笑道：“姻緣大事，豈有不和之理？”這一句話，把堂上堂下眾家人都引得笑起來。正是：

王法如家法，官場似戲場。

話說知府向米中粒道：“公子前日托本府為媒，就是李定世兄令妹。你們日後過了門，就是郎舅，哪有妹夫告大舅為盜之理？依本府愚見，今日就請世兄寫了庚帖，公子備些聘禮，過去定婚。揀了好日，洞房花燭，你們就是至親，何必如此行為？”米中粒一笑，忙忙向知府及李定面前各打一躬，說道：“方纔得罪，萬勿掛懷。”遂叫家人取過一幅紅錦粉金的庚帖並文房四寶，放在桌上，就請李定寫庚帖。李定拈起筆來，隨便寫了一個假庚帖與知府。知府大喜，雙手接過，送與米公子。米公子收了庚帖，重新序禮，擺酒陪罪。

吃了一會，天色已明，李定告退。米中粒道：“李姻兄何不同公祖大人一同起身，舍弟的聘禮久已完備，請公祖大人同李姻兄一起動身，送至尊府，豈不兩便？”李定暗想道：“他今日就送聘禮過去，如何是好？”祇得回道：“遵命便了。”米公子大喜，說道：“多勞大舅勞心，一切大小諸事，連酒席都是小弟代兄備現成了。”一面叫家人傳齊執事，升炮開門，將那些金珠彩緞、果盒豬羊，擺了二百端。前面是將軍的旗號，後面是知府的執事，細吹細打，迎將出來。米中粒送了知府，同李定出了帥府，吩咐中軍官道：“送到李府，叫眾人即便回來領賞。”中軍答應，同眾人去了。

且言李定和知府一路行來，心中煩惱，喚過一名家丁，附耳吩咐道：“你可速回去向太太說如此如此。”家丁領命，星飛回去，這裏知府押著米府的聘禮，下一時已到李府門首，放了三聲大炮，將聘禮擺上前廳，諸人道喜已畢，早有中軍將禮單雙手呈上，李府一一收下。老太太命家人賞了眾人的封子，治酒款待知府，知府飲了三杯，隨即作別去了。

且言李定走入後堂，太太忙問道：“今日收了他的聘禮，他日後來娶，把甚麼人與他。”李定說道：“祇說爹爹回來方能發嫁。遲下了日子，來報小姐病故，退回禮物，豈不兩下裏沒話說了。”太太道：“就是如此，你也要望你爹爹任上走一遭，恐他要來強娶。”李定回道：“曉得。”遂喚洪惠並趙勝夫妻過來，吩咐道：“俺不幸被米賊設計弄出這場禍來，我如今到老爺任上去，家內諸事，拜托你們三人照應。”三人回道：“公子放心，我等知道。”李定收拾，辭了太太，竟奔上宿州去了。

且言柏玉霜小姐，自從聞了這番消息，好不憂愁，幸有秋紅同孫氏早晚勸解，一連過了六七日。那日小姐正在紅樓閑坐，忽見秋紅上樓來報道：“不好了！米家來要娶小姐了。”柏玉霜大驚，同孫氏下樓，到後堂來打聽消息。祇見兩個媒婆，押了四擔禮盒，來到後堂，見了太太，叩頭呈上禮物，說道：“我家老太太請太太的安，本月十六日是個上好的日子，要過來迎娶小姐，諸事俱已齊備，不勞太太這裏費事。”李太太大驚失色道：“為何這等急促，我前日打發公子到我家老爺任上去了。諸事俱未曾謹辦，煩你回去回覆太太說，還要遲個把月纔好。”來人說道：“婚姻大事，兩下總是要吉利的，那有改期之理？我等還要給知府太爺報信。”說罷，二人就起身告退。李太太好生著急，正在沒法，忽聽得一聲吆喝，鎮江府早已到門，進了後堂，見了太太道喜。知府說道：“老太太在上，卑府此來非為別事，祇因十六日米府前來迎娶千金，特來通信。”太太回道：“公祖大人在上，本當從命，奈拙夫小兒俱不在家，一無所備，仍求大人轉致米府，求他改期纔好。”知府道：“此事從無改期之理。夫人不用費心，祇送令愛過門，倘有甚話，都有卑府作主。”說罷，起身告退，回衙去了。太太好不著急，忙請柏玉霜同孫氏來商議，說道：“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小姐哭道：“這是甥女命苦，惟有一死而已。”孫氏說道：“為今之計，祇有將一個丫鬟穿了小姐嫁裝，嫁過去再作道理。”秋紅道：“不可，那日小姐在樓上被他看見，所以祇認做本府內的小姐，今日換了人嫁去，那裏瞞得他眼！如今小姐‘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’，祇有女扮男裝，速去逃命。但是公子、老爺都不在家，我們逃走之後，他來尋太太要人，如何是好。”孫氏沉吟道：“我有一計，我夫妻二人昔日蒙羅公子救命之恩，如今米賊又去同羅公子交兵，他兒子又來謀佔小姐，我不報恩，等待何時？你們祇去如此如此，他來迎娶，等我去便了。”太太同柏玉霜祇得依允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已是十六日了，太太吩咐張燈結彩，黃昏時分。鎮江府全副執事，押著米府的花轎，全副儀仗，大吹大打，到了李府道喜。飲過酒，祇聽得三番吹打催妝，請新人上轎。裏面柏玉霜同秋紅，已改了裝扮躲了。孫氏大娘藏了暗器，裝扮已畢，別了小姐、夫人，上轎去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